

一沙一世界 - 第 13 集-陳玉蓮

主持：卓 卓慧敏

嘉賓：陳 陳玉蓮

卓：歡迎大家收看一沙一世界。我身旁這位嘉賓就是陳玉蓮小姐。

陳：Hello。

卓：這個一沙一世界每次訪問的嘉賓也是很堅毅的，他認為對的目標東西不會問為什麼，會不停做，像是傻的一般，不斷追隨去做。這位小姐被我知道了近五年在國內不停發展她的事業，是另外的一個工作。好，讓你說。

陳：其實五年前在香港我已經一直在做慈善、義工，幫助社區做事也做了十多年，直至二零零八年，因為四川大地震，是第一次四川大地震而不是最近的一次，那時自己進去了兩個半月，便開始了我國內走山區，去山區幫助一些較為貧窮的小朋友，我還要自己駕車穿州過省。你說我傻其實也是有點兒傻，因為要有一個傻勁才會做到這件事。

卓：但是我想問一下，在兩個半月裡做什麼？你第一次去到那個環境、那個地方。

陳：其實兩個半月，起初是跟大型的慈善機構進去的，因為當時五月地震，我是八月去的。其實三個月內也沒有處理好，我們這些普通人是進入不到災區的，我也是跟一些慈善團體進去，去到後幫忙做了一些工作後，覺得我好像真的需要留在那兒，我便請他們介紹當地的人給我認識。然後，我便去看國內有什麼地方是以前沒想過，因為以前我一直在香港做慈善，香港其實有很多小朋友、弱智人士、精神病人，我覺得我已經投放了很多時間照顧他們，我根本沒有想過中國山區內存在這麼多問題，尤其是女性。那時間我便開始發現了，原來我應該投放多些時間到國內山區，特別是幫助女性。

卓：為什麼這麼特別強調女性呢？

陳：女性。因為我想大家也知道的，這不是一個秘密。其實到現在，中國人的社會都是重男輕女，所以如果一個家庭誕生了兩、三個小朋友，只要其中有一個是女兒，就算女兒可能已經讀到小學、或幾乎未完成小學也己沒有讀書機會，因為他們生活很困難。雖然說國內現在也是九年免費教育，九年免費教育等於香港的初中三年級，她們讀完了初中三年級，但是在九年裡如果家裡有三個人，除了九年免費教育，她們也要生活，也要上學也要吃飯，他們不是只吃一餐，早、午、晚也要回去吃飯，她們的生活怎麼辦呢？他們家人便計算女兒不用讀了，只讓兩個兒子讀書。女兒很多時候很早便沒有讀書、很

早已出來工作，我便覺得女性這麼早過來廣東，做一些可能這個社會大家不認同的工作，他們很多時便會投身在那些工作，因為那些工作容易賺錢，對她們來說她們真的為了自己的生活、為了家庭的生活，所以她們唯有選擇性的工作。不是他們想選擇的，這是她們唯一的出路，那時候我便想這麼多女性出來工作，當然很多人常常澆我冷水，你能教到多少個？我覺得能幫助一個便一個，這五年來，其實我幫助有好幾個小朋友，是可以直接帶到身邊教導他們。

卓：跟著你工作？

陳：是的。

卓：跟著你到山區四處去？

陳：跟我到山區，如果我去廣州、去深圳、去某地方便會帶著他們，我便會選擇一些譬如前年我要到新疆，我選擇哪個去呢？我要選擇年紀比較大的，因為去新疆這種較敏感的地方，我不可以帶較年紀太小的小朋友去，我便帶了一個較為成熟、十七歲的去新疆。

卓：其實辛苦的！因為我自己也試過帶一些邊緣青年在身邊工作，但是比當她母親還要辛苦，因為母親最低限度可以打他、可以罵他。

陳：不是可以打或不可以打。

卓：下？

陳：照顧他們的時候，其實已經跟他們家人說明了的，我跟他家人說，現在的小朋友性格上，不是有很大問題的邊緣青年，但是家庭幾乎都是貧困的。

卓：是。

陳：接他們的時候，已經跟他們家人說，我會體罰的，我會打的，問他們可不可以，幾乎全部家人都說可以。

卓：但是是怎樣打？

陳：真的有打手、有打屁股，到現在這個十七歲，其實十六歲已認識他，今年已經是十八歲，全部都要打的，為什麼呢？其實我也被我師傅打，因為師傅打

我們、罵我們，我覺得過程裡是教我，他不是因為我們做錯某事情而令到他生氣，他們不會生氣，但是他會覺得恨鐵不成鋼，他會覺得陳玉蓮為何你跟了我這麼多年，到今時今日還有這麼多漏洞。他打我們、罵我們，我覺得就像師傅常常跟我說的一句話一樣，如果你覺得你不能接受便離開，因為我把好的東西給你，你不可以接受，便離開。自己想一想事實的確如此。我便把這套方法拿來教我的小朋友，我便跟小朋友說、跟他們家人說，既然我給你這麼好的生活，這個小朋友我可以來到，雖然他不能夠繼續上學，未滿十二歲也沒有上學，文化上的所有東西我們全部教他，因為你在我這裡也要懂得文字，因為帶你出外見人，你也要懂得寫字，你不可能是一個完全不懂字的文盲，所以我便說，你生活的所有東西都是我給你的，加上我按時會有金錢給他的家人。

卓：這麼好，還會照顧他的家人，不用逼他們出外工作。

陳：你不用逼他們，因為家人少了個幫手，這個小朋友可能未跟我時，已出外工作，或多或少也可以幫助家裡做些勞動力的事情。其實很老實說這小朋友，如果有朋友跟你說過關於國內的行情，其實這些女性出來工作通常不會有錢拿回家，因為出來工作要吃、要住、要用；但是現在我的小朋友是可以全數帶回家裡。

卓：因為他全程跟著你。

陳：全部都是我支付他的，例如他要吃什麼東西，會說：「陳小姐我覺得上次吃的零食、雪條很好吃。」我說：「是嗎？下次經過買給你。」我又買給他，他怎會要花錢呢？所以我是全數把他的錢打到家裡戶口。

卓：但是這樣。你工作方面真的挺懶惰，一年只接拍一齣戲，你何來有這麼多錢呢？

陳：我們雖然叫個人行為，但是我有幾個好朋友跟我一起做這件事，我背後有一班很好的朋友，最大力支持我們做這件事當然是我師傅。我師傅不論在金錢、經濟、思想，所有東西他都是支持我們的。

卓：真的挺好。

陳：因為我們每一天，譬如我出門，一走便走數個月，但是我每一天無論做完什麼事、見過什麼人、說過什麼話，我是會把它們記下，我也會打電話給師傅匯報的，會說給師傅聽我今天做過什麼事、見過什麼人、說過什麼話，因為

內容要說給他聽，我師傅很多時當場說「陳小姐，你剛才有些字眼其實用得不太好。」

卓：會教導你。

陳：他會立即糾正我，在途中我便會學到很多東西，所以一個師傅要打你、罵你，為何我們不能接受？現在你在外面找一個師傅，就算是去教會也好，你也要貢養他、你也要給他錢。

卓：我還要貼錢和時間給你。

陳：但是我這裡完全不需要，我所有的錢就是他們給我，為何我們受到這麼大的恩惠而自己付出少許也不願意，甚至我們根本不算是付出，其實一直在接收中。為何連師傅的一些教訓罵、打也不去接受？

卓：但是今時今日香港人真的很弱，我也試過訓練一些人，不开心發訊息來說「為何你這麼兇？為何你這麼嚴？我跟其他人做事不會這樣，為何你那麼多規矩？為何每件事也要嚴肅地執行？以我來說，在九十後中，我已經很好肯跟著你學東西，有些在浪費時間！你還要罵我？」我說因為我對你要求高，但是他們覺得願意當義工、或者做一些訓練提升自己的修養，已經很足夠，所以不需要做得很足夠，一會兒我私下給訊息你看。今天跟你分享了內心世界真的不錯，回應你剛才的問題，其實在十多年前我已經在山區興建學校，但是我發現了最主要的不是教育下一代，而是教育父母，是未有誕下小朋友的年輕一代，因為他們的概念是錯誤的，覺得自己貧窮便更加要誕下多些小朋友出來，就是要他們幫忙工作、維持家庭，其實應該是教育他們的思想。

陳：我就是教育他們。其實我進去的途中，就是幫助他的家人，要與他們談天，其實我去是講道的形式，即是傳道，其實我也有做這個工作。

卓：其實你去山區，除了幫助他們之外，還傳達一些正確訊息給他們。我想問問你，當中遇到很多人、遇到很多經歷，有什麼是最難忘呢？

陳：你說在國內？

卓：是。難道是在香港？

陳：香港也很多的，幾十年來……

卓：我沒有說，你自己說。這五年對我來說，你真是傻的！常常駕車穿州過省，或者遇到很多你不認識的人，你什麼都不怕，身邊只得一個人陪著你，是嗎？

陳：不是。若果我們萬一碰巧我有些朋友陸續在加拿大去，剛巧你去國內？我很喜歡照相，不如我陪你駕車一個月。

卓：真的這麼瘋狂？駕車一個月？

陳：是啊！我陪你駕車三個月也可以，我陪你駕車三個月，好啊！我便接受他們來，他們自行放假拿三個月時間來，但是我們這邊很好的，我師傅說，他們雖然是來三個月，你聘請一個司機也要給錢，我便給他們一點錢。

卓：即是包他。

陳：包，住的一定是我們支付住、吃所有東西我們支付，除了他們自己的「洗費」我們沒辦法，但是我們還給他零用錢，為何呢？因為我的師傅常常教我們「不要害怕吃虧」，你想一下，如果聘請一個司機今天去駕車沒人幫助你，你一個人駕駛其實也很辛苦，聘請一個司機便要計算一下每天要多少錢。這個朋友來幫你駛雖然他其實來是為了照相，他也想去多些國內，因為真的很難得有人陪同你一起駕車。

卓：到山邊角落地方拍照？

陳：山邊角落地方真的會照到一些平時旅行團照不到的東西，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開心，但是我師傅說給他們一點零用錢，他們便更加開心。

卓：包吃、包住、包零用錢？

陳：是啊。

卓：何時有這個團？

陳：你會去？

卓：我會去，我一定會去。

陳：他來駕車，有時候有男士陪我們一起去的，挺不錯的。以及剛才說的其實去不是要宣揚什麼訊息，但是我絕對知道有神的存在，因為我自己這5年，憑

自己陳玉蓮何得何能？

卓：太渺小？

陳：非常渺小。為何在這五年遇到任何問題你也可以解決？其實就是上天看著我們而已，如果不是，正如你所說自己一個人沒人幫忙開車，我遇到困難時怎樣面對？

卓：我挺佩服你的。

陳：沒有辦法面對的。

卓：看著你是什麼也不懂的一個女孩，亂打亂撞便過了五年，我估計你接下來有機會越來越忙、成就越來越大。

陳：其實不會的。

卓：為什麼呢？我看見你越來越厲害。

陳：我們是「常勝藥水」，沒有一定的，我們是沒有計劃之中的計劃。

卓：這個是啊，他真的沒有計劃的，聽說他去那裡便去那裡，真的沒有計劃。

陳：是開始的一、兩個地方可能有計劃的，或是一早已計劃了最開始的一、兩個地方，去第一個地方時已經計劃去第三個地方，第二個地方已經計劃了。以及我很少或幾乎沒有找政府幫忙，因為其實我也明白，我們這些個人行為找政府幫忙，政府要動用人手來幫忙。除非碰巧遇到一些政府人員，很喜歡陳玉蓮這個想法、這個理念，他們便會作出很大的幫忙，去到好遠、山邊角落也替我約好學校、鎮長、相關人士，甚至是有一位李先生會跟我們一起去，我覺得他真是非常好，上次他替我在山邊角落的地方下走了很遠，如果不是，我絕對明白就是人們為什麼要幫助你呢？這件事就是靠朋友，比如我今天認識了 Dede，說 Dede 我接著要去雲南、湖南，有沒有相熟的人、幫忙想辦法。可能對你來說，我有位朋友在湖南，不過不知道能否幫助到你。

卓：介紹給你沒有問題。

陳：普通市民來的，也可以的。市民也認識老師、市民也可能認識政府部門的人，便是人傳人介紹給我這樣，所以這五年是才這樣運作。

卓：已經挺厲害的了。

陳：挺厲害。

卓：現在你身邊還有一個小朋友跟著你？因為你遲些便會去國內。

陳：每年離開我也是數個月，其實這次還未離開是因為香港有些事未完成處理。去年我在玉樹縣帶了一個小朋友過來，原本帶了兩個，其中有一個來到廣州的時間才發現他患了病，其實在當地已經是患了病，那個病不至於我不知道這麼嚴重，後來來到廣州才知道他有病，在廣州醫治了數個月。

卓：醫治到嗎？

陳：醫到，然後他需要康復的，接著他坐飛機，我當時已回國內駕車四處去，我便找了一個跟我一起工作的朋友坐飛機送他回青海，在青海交交給家人，讓他的家人繼續照顧他。我們有時會做這樣事情，待他醫好病送些錢拿回家，讓媽媽照顧他，照顧好才繼續。

卓：反而我想問回你在這五年裡，你的心志上、或是思想上有什麼不同？接觸的是另外一個層面，不是我們在香港拍攝那麼星光閃閃、那麼多人擁戴你，但是你親自動手工作，甚至是一些泥板的地方，你的心理上有什麼不同？

陳：其實在香港你也知道是人們來找你的，「我想請你拍影片、我想請你拍電視劇、我想請……」全部都人人們請，但入到去就不是這樣，我真的去敲門、去求他，我便說「我現在想入來做一件這樣的事情，你可以怎樣幫助到我呢？」當然有很多尷尬的問題發生，人們直情說「不好意思，我不讓你入來。」我把全部資料給他們看，他們說「知道你是誰，但我不會幫助你。」有些就直情說「知道你是誰，我為何要幫助你？」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五年裡這問題是不斷地發生。

卓：我相信大家也要諒解國內的文化，因為真的有些需要文件或規矩來處理的，但我不明白那時心理上簡單說較為自以為是，但又會退出呢？

陳：其實是比較自我的。退出？當然有些問題出現，就是我媽媽病倒了、我姐姐過身了、「如雨霞」過身了，我跟「如雨霞」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三人同一時間也過身了，我姐姐很年輕自己在美國跳樓自殺死了，「如雨霞」又死了，加起來原來人不用等到年老才死，戴安娜王妃交通意外撞車死了、李小龍先

生在我未有人行已死了，我便突然間發覺原來不是人大了才死，原來無論你有多漂亮也好、有多少人愛戴你也好，原來你要死便死的了。

卓：這些稱為無常。

陳：那時候我不懂。

卓：那時候你未學佛學的？

陳：未學佛學，只知道是所有事情不是你預料之中，以及你去墳場看到那些小朋友年紀這麼小就死了，事後發現原本以前的小朋友年紀小就會死了，漂亮的又會死、富貴的又會死、當紅的又會死，我現在在這裡可能我突然也會死的，那麼為何我不找一些更加有意思的東西去做一下？我便退出，其實是淡出，我沒有說退休的。

卓：你有沒有聽過自己中了六合彩離開這一行業？

陳：聽過的。

卓：是嗎？中了多少錢？

陳：總之聽過了。

卓：為何人們這麼誇張傳聞你這樣？

陳：好的。

卓：代表你富貴？

陳：第一是富貴，第二我做很多東西也很方便，人們知道我不會找他們便宜，知道我是有錢人，挺好。

卓：這樣又對啊！其實為何有這樣傳聞呢？因為第一你淡出，好像不用吃，好像小龍女不吃人間煙火；第二就是有這麼多錢做慈善，駕車穿州過省，常常找些富貴人贊助，上游社會一邊。

陳：沒有富貴人贊助，因為我這些是自己個人行為幾個朋友做的，我完全不受捐贈的，我不用捐贈、不用捐錢、不用基金，全部是我們的朋友處理好，最大

力就是我師傅，全部是他支持我們的。

卓：我想問一下，金錢你們是怎樣運作？例如：買些物資上去還是？

陳：去到自己親身找。比如學校有三百人或二百人，我們去的多是幾百人，除了一些較大型的去到北京，北京那裡有六百人，我們便要找其實內裡有多少人是貧窮的，比如是一百個或是六十個，我們就只是買是這個數目，我覺得較為有錢的其實不會照顧他，我便會在當地買物資過去給他們。

卓：當地買是便宜些？

陳：不便宜，要批發買才便宜，但當地有些地方是找不到批發，比如山邊角落沒有批發的，那些東西更昂貴的。

卓：但是我自己就會這樣做的，我便會一早預先做過 research 看一次去一次地點，回來後便會去當時……

陳：你們少，我們一站接一站。

卓：沒有時間做資料搜集。

陳：我們沒有辦法做的，或者是去到才有人告訴我我找到四間學校，你沒有辦法做的。

卓：到不了"托發"的地方。

陳：到不了的了，我便在當地購買，所以我們其實也用得多錢的。以及，我們也做家訪，去到當地有人說給我們聽某人家庭其實……比如這些便要經過鎮長、鄉長，他們最清楚的，他們介紹給我們看，我們去到家訪真正了解他們真的很貧窮，我們便會給他們錢，我想他們需要金錢多於文具或物資，我們買不到油、買不到米，唯有是給他們金錢。

卓：方便說每戶每次大概會給多少錢呢？

陳：我們視乎他們當地的生活水平、視乎他們家庭裡有多少人。有些看完沒有給錢我便走了，這樣東西亦是我學習途中學回來的，以前在香港的時候我常常幫助一些精神病人、精神康復者，我去幫助他們的時候給我的訊息就是其實他們來幫助我，我的心裡很難過的，其實我也想做一個幫助人的人。

卓：我研究過其實是自卑。

陳：人們常常說施比受更有福，其實他是自卑、我也自卑的，但是你怎樣從自卑走出來呢？所以我們永遠不能姑息一些我是弱勢社群，這是我途中學識的，我也要堅強站出來，其實我挺自卑的，為什麼呢？因為我的學歷不高，以前我走出來的時候很害怕聽到人們說英文，最好不要找我、最好不要拍到我，但是我自己說不懂英文很正常。我常常跟一些尤其是以前在外國生活了一段很長時間的人常常笑我說英文，後來笑多幾次我便跟他說「你懂說中文嗎？你不懂說中文，有什麼權取笑我，你是中國人來的。你的優勢是在那裡出世。」

卓：長大。

陳：以及你在那裡長大。那時開始我不是「牙擦」、亦不是自大，我是覺得我應該要堅強，我應該要怎樣令到自己可以站出來。後來我去了幫助弱勢社群，常常給我的訊息好像我也想你們來幫助我們是應該的，因為我是弱勢社群，後來我告訴訊息給他們「不是。你是弱勢社群，但是我不應該幫助你的，你應該是自己幫助自己的，我們來幫助你們只是幫助你們如何重新站起來，而不是因為你是弱勢社群，所以應該我幫助來你，不是。」這個訊息其實我們做慈善的要站得很穩的，要站在一個正確位置。

卓：有沒有人說你很兇？

陳：沒有。

卓：我常常被人說很兇，我們兩個真是很難做，我常常被人說很惡。

陳：我要在兇惡裡怎樣令自己溫柔，這個是我師傅常常要我做的事來的，我師傅說其實我們沒有資格兇惡。

卓：有些人在笑。

陳：我師傅常常說我們沒有資格兇惡。

卓：其實不是惡的，我要澄清是硬朗。

陳：是硬朗，但是我們是語氣硬，我們語氣也不應該硬，就算是我們去幫助這些人的時候，我們很多時候帶有語氣上聲音、聲音，所以你在聲音說出來的時

候，你的音調其實是應該帶得好聽一點，這個也是我途中學習的。

卓：我對長者很溫柔，像小朋友似的；對一些自卑、自大的，我便會壓制少許。

陳：是，其實這個是正確的。我們應該站在一個適當位置，而不是說這個社會是應該怎樣做，我們便跟著怎樣做。對弱勢社群或者對某一些人，你應該音聲細氣，其實不是的。

卓：未必的。

陳：你是應該嚴厲，便是嚴厲。

卓：我也覺得是這樣，用不同的方法。

陳：所以你剛才說那些人是自卑，我也明白，但是你怎樣重新站起呢？這個其實是靠自己。

卓：我覺得不能常常以可憐人的態度。

陳：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

卓：沒錯。

陳：你一定要靠自己，人們給你一碗飯，你也要靠自己放進口裡，這個也是自己的努力。好像現在我去培養小朋友為例，我也告訴他們這裡不是善堂來的，我這裡不是慈善機構來的，若果你在我這裡是沒有進步的，請你回家去！我會隨時送他們回家的。

卓：因為很多人等著這機會。

陳：隨時很多人等待著這位置。

卓：是啊！

陳：所以我說你們不進步、不比心機，我便會送你們走。其實有一個個案我已經送過小朋友回家，就是因為他來了一年多，他自己的態度也不妥，你不改我唯有是送你走。

卓：態度很頑劣？

陳：其實他不是頑劣，他是較為剛烈。一些小朋友跟他說了一句不喜歡聽的說話便發脾氣，我這裡是不容許發脾氣，你沒有權發脾氣的。

卓：我想知道，他在你身邊留了多久？

陳：也一年多。

卓：一年多，是否因為他的性格較為孤僻少許？

陳：不是的，其實是因為有些人性格尤其是我們這裡如果是一個團隊的話，我不能花這麼多時間讓你去改善自己本身的基本習慣，因為我們一定要快，為什麼？因為尤其是我們覺得無常出子，這些無常不一定是老人家，小朋友也會有，以及我們是活學活用教他們，比如有什麼無常我們很快便教他們，現在這個小朋友經常也打電話來，昨天打來說給我聽其實他也很想拿個機會回來，我說「沒有的，機會過了。」即是好像時間一樣，時間過了你捉不回的了。

卓：但是那剎那有些心軟？有時會的，我知道不應該再給這機會人，但是我很心軟很想給。

陳：給，所以給了一年多。

卓：但是之後再來哭著說？

陳：沒有的，對不起。

卓：怎樣做得出這樣東西？

陳：做得出是因為我們這裡真的沒有位子，以及這個機會是你自己放過，你便要自己承擔後果，這個結果就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卓：今次的對詰我學懂除了付出這樣東西，有些東西是可以很堅持，你說沒有公平，但是你做緊的是很公平的事。

陳：所以就是說大家怎樣看字眼、看這件事。

卓：謝謝你。

陳：不用這樣說。

卓：謝謝。